

186/822

鐵路工潮

第一百四十四期

35

半月刊

時論

雜感

鐵路工潮

近日看報紙，有許多消息，使人有啼笑皆非，不知今日是何世之感。劉佐周，中國軍官也，被刺以後，居然有人代報不平，替劉申雪，於此我們真佩服劉佐周的人緣不壞。瓊斯英國報人也，漫遊察省，被匪俘擄，勒價取贖，本可無事，一轉移間，土匪遠蕩，瓊氏被殺，於此，我們只有嘆惜瓊氏之不幸。北甯路平審交通要道也，竟有化裝土匪，劫車行搶，死傷乘客，達數十人，於此，我們只有嘆惜現在之行路難。

以上幾件事，不幸都發生於所謂戰區，戰區亦中國領土也，有領土而無主權，因之怪事百出，所以敦睦隣邦，互相提攜，甚至經濟合作，開發華北，在一般人看來，真是不知從何處做起，長此下去，固然非中國之福，恐怕隣人亦交受其禍，中日誠欲打開外交出路乎？華北這種特殊情形實為兩國攜手之障礙。

○ ○ ○ ○

第一百一十四期要目

- 雜感 遠人
- 常談叢談 近鳴
- 鐵路之種類 峻
- 半年來我國鐵路的進展 秦哲
- 浦鎮素描 落亞
- 妥協 佟錦英
- 劫後 劉養吾
- 如此人間 丹橋
- 綿山 我聞
- 職工教育消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四八號

南京圖書館藏

常識叢談

我們最易犯的幾種不衛生的

習慣

金聲

我們中國人，從前每逢生了疾病，也不追究病的來源，只說有神有鬼，不曉得甚麼叫做微生物，甚麼叫做傳染病，直到後來，由外人製成精細的顯微鏡，傳流到中國來實地試驗，迷信神鬼的人們，就漸漸少了，纔知道人生康健和疾病，與微生物很有關係的。但是，對於預防和避免的方法，還不能十分明瞭。

微生物本來是飛散在空氣中，或者附着在物體上，我們呼吸同飲食的時候，最容易被他混入體內，於是我們的血肉便做了他子孫的殖民地，我們的身體自然要發生各種疾病了。並且他還能再從病人的呼吸和涕痰中流落出來，無論甚麼人感觸着他，就要害病的，這種疾病由這個人傳那個人，就叫做傳染病，我們要想除去這種痛苦，只有趕快力求清潔，和注重衛生的兩個好法子。現在我把一般

人們最易犯的幾種不衛生的習慣，說在下面：

(一) 隨地涕痰的害處

世間上最危險的病，第一就算是肺癆。肺癆病人口中所吐出來的東西，沒有不帶着肺癆菌的。假使將痰涕隨便吐在地上，潮濕的時候還不要緊，等到乾燥了，肺癆菌乘着空氣四處亂飛，人若吸受着了，就要被他傳染。所以有病人的痰涕，萬萬不可亂吐，家庭中須用痰盂，盂內先放清水；否則他乾燥了，就要散佈飛開。痰盂用過之後，把他倒入陰溝，或者倒入毛房裏。出外去的時候，有個簡單的法子，或吐在毛巾裏，或是吐在紙上，用過的手巾，必須煮沸消毒，用過的紙，小心藏起，或投入爐內燒化，纔為穩當。就是無病的人，亦不可隨意亂吐，白膩膩的吐在地上，豈不叫人見了討厭，公共的地方，格外的要多置痰盂，行行方便。

(二) 用口涎翻書的害處

常見人們看書的時候，翻書之先，必須在指頭上帶些口涎，要知道他的害處是很大的。從前有個好學生，常常借校裏圖書館的字典來翻閱，他卻有用口水翻書的惡習慣，那知這個學生已患肺病，因此被他翻閱過的書頁，便傳

染了肺病的細菌在上，隨後別的學生再去翻閱那本字典，都被傳染了肺病，後來校長查出原因，便把這部字典，用火燒了，纔把傳染肺病止住。

(二) 口咬指甲的害處

手上的微生物，最容易隱藏在指甲裏，不知道的人，常常放入口中去咬，危險很大，所以修指甲當用小刀，或是剪刀，切莫貪一時便利，用嘴去咬。

(5) 口啣諸物的害處

口內的黏膜最薄弱，容易感受微生物，所以除了食物以外，一律不可入口。我們常常遇見不知道衛生的人，用細小的物件，(針釘之類)希圖便利，每每用口去啣他，須知鐵釘木梢，微生物皆有寄托的可能，若常用口啣他，不是很危險的嗎。

(四) 茶杯公用的害處

學校、軍隊、公共的遊戲場，以及一切辦事地方的茶杯，多是公用的，一天只洗一回，用杯的人，一天卻不止一個，所以最易傳染疾病。有人拿了學校內用過的碎茶杯，用顯微鏡去檢查他，見杯的近口處，已經被人的皮膚同口涎蒙沒了，細細的計數，共有人體中的細胞三千多個，

每個帶着微生物，多的有數十個，至少的也有十幾個。這杯子未碎的時候，沒有用顯微鏡去檢查，大家安然取用，正合着『眼不見為淨』一句俗語，待說破了，便沒人敢用他，所以一切用過的碗盞，必須用沸水洗清，纔不會遺害別人，也不會害自己。

(7) 食物過飽的害處

食物是能滋養身體和發育身體的一種東西。但是也要吃之適當，不可太過也不可不及。如太過了不但不能得他的益處，反要受他的害。比如用柴燒在內，柴自然的能夠燃燒，能夠發生熱力，但爐內的柴草如果塞得太多了，不但不易燃燒，因而還能減少熱力，如要火力盛旺，一定要用適當分量的柴草，我們所吃的食物，也是這樣若是吃得太多，還不如吃的較少為上，較少不致為害，過多則易生病。但是一個人的消化力量，也有一定的限度，若過了限度，不但不能消化，反要傷害腸胃。腸胃受傷，則滋養力不足，身體也就不能滋長了。因此還能生出許多的病症，可知道食物過多，是無益而有害的。

(8) 嗜好煙酒的害處

煙酒為市上所最通行的東西，或作為應酬之物，或當

於消遣之品，你只要睜眼一觀，到處全能看得見的，可是他的害處人多疏忽未究，說出來實在可怕：煙能使血質變薄，又會傷害血輪。且能傷腸胃，愛吸煙酒的人，常患胃不消化惡心嘔吐。煙酒又能傷齒喉，使牙肉腫脹流血，同時咽喉也乾燥生疼。又能傷臟肺，易使人患咳嗽痰喘等症。

煙酒又能傷目，常覺眼昏眼花，看物不明。

據化學家研究，煙的成分中，除含有普通之糖質、膠質、油質外，尚含有毒質很多，所以嗜好成癖的人，終必受其害。

以上這些微小的事情，常常會給我們身體以不好的影響，兼能變成很大的危險，我們要保持身體的健康，必須預先除去這些不衛生的習慣，那末大家才能走入健康的大路。

日熱之源（續）

東鳴

太陽既能發放如斯巨大之熱量，則其本身之溫度，自為高強無比了。據斯善定律，可以來得其近似值。謂太陽表面之溫度，約居華氏溫度計一萬度以上，如此高度，可

想定無物存在其中了。太陽表面溫度，既已如此之高強，則其內部溫度之高，更不待言矣。

古生物學家研究自地球成立後各時代的化石，謂自有生命出現以往，地球表面上的溫度，並未曾有諸大變遷。由此可以推定太陽所射出的熱力，自開始至今，就未有如何大的增減。但我們要問，日熱既然經過了如斯長久時日的耗射，至今仍不見有虧損，究竟日熱的來源何在呢？這乃是本篇最大目的了。

關於日熱的來源，早就為一般學者所重視，而尤以近世學者研究更加敏切，然皆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最初倡謂太陽乃係一白煤所造成，因之可以燃燒而生成熱力但煤的燃燒，是有終竭的一日，果若太陽係一團白煤，則支持二千餘年燃燒以後，必全部漸滅而無遺，然太陽自成立至今，何祇二千餘年，故此學說已無成立之價值矣。更有謂因流星下落日面，因而生出熱力者。但據力學定律求得因此流星下落所生之熱量，遠不足如測驗所得之熱量強大，故此說又不足取也。

十九世紀時，有謂日熱係源於日體收縮而生。此說當時頗為一般天文學家所重視。我們知道，太陽是比較太

陽係中任何星體來得巨大，因之其引力也必較大於其他各星體。太陽之引力與地球之引力相較，約為地球之引力大二十七倍有餘。其面部物質，受吸力作用，勢必漸行向下沉移，因之下部物質，必互相擠動，於是乃生大熱，假使其下沉各部份的速率相等，則各部所生之熱量，亦必相等。一八五四年赫爾姆霍斯發表其計算之結果，謂太陽每年若縮短其半徑一百二十英尺時，則其因收縮而生之熱量，足等於太陽在一年中所放射之熱量。唯因其縮小之數量如此之微，而地球與太陽之距離又如此之遠，故至今日仍無法着手證明此種學說之正誤。

殆至一八七〇年，科學家李戴爾氏及雷因氏考驗氣體因失熱而收縮，同時又因收縮體積而生熱，其所生之熱，遠勝過於所失之熱。但固體及流動則反是。由此可以推想到太陽中之氣體，因收縮而生之熱，與太陽中之固體及流動，因收縮而失之熱，可以相抵消，故太陽中溫度都是不變更的。

(未完)

鐵路之種類

峻

近世鐵路事業之進步有二日千里之勢，而鐵路技術之

進步亦速，其分類亦愈複雜，今就地形，動力，軌道，用途，經營，及法律上之情形，分述於後：

1. 地形 依地形之高低，分鐵路為平原，山區，登峯，市街，高架，地下海底，七種。在平地建築工程輕易者，謂平原鐵路，如北甯路之關內段是。經過山區，地形凹凸者，工程較艱難者，謂之山區鐵道，如平綏路之青龍橋段是。地勢險峻，須用特別設備以登山者，謂之登峯鐵路如美國之落機山鐵路是。在市街以內修築鐵路，謂之市街鐵路。高架拱橋，以通過列車者，謂之高架鐵路，歐美各國大都市多用之，我國北清煤鐵鐵路，亦用高架。至於都市因地面交通工具之不敷，而穿鑿地穴，修築鐵路者，謂之地下鐵路，如莫斯科之地下鐵道是。海底鐵路，即建築於海底之鐵路是也。

2. 動力 依動力可分為獸力，氣力，汽力，電力，四種鐵道，行車以騾馬力為動力者，曰獸力鐵道，以壓榨空氣所生之氣力為動力者，曰氣力鐵道。以蒸汽力為動力者，曰汽力鐵道。以電氣力為動力，曰電氣鐵道。

3. 軌道 依軌距之廣狹，可分為寬軌狹軌，標準軌三種。一、四三五公尺（四呎八英寸半）為標準軌距，寬於

此者，謂之寬軌鐵道，如軌寬一、五二五公尺。狹於此者，謂之狹軌鐵道，如正太鐵路寬僅一尺。

4. 用途 依鐵路用途，別為商業，實業，軍事，移民，四種。因鐵路具有營利性質，故普通鐵路，均謂之商業鐵路。實業鐵路，即實業機關自辦之鐵路。軍事鐵道為行軍及國防而設。移民鐵道，則為開墾荒地，移殖人民而設。

5. 經營 依經營形式，別為國有國營，國有私營，私有私營，私有官營，及官督私營五種鐵路。

6. 法律 依法律之規定，分為，一等，二等，三等，三種鐵道。前交通部會依路線之長短規定等級，如北甯，京漢，津浦，隴海為一等鐵路。正太滬津，京滬，道清為二等鐵道。吉長，株萍，廣九，滬杭甬，漳廈為三等鐵道。

半年來我國的鐵路進展(續)

秦哲

辛，正太路

1. 改進坡度及河道——正太鐵路管理局，以該路娘子關車站，因坡度關係，西來重車，必須使用機車推送，始

克出站，每年耗費甚多。又一六九公里至一八〇公里各河費，每屆伏汛，常有水患，歷年且有阻礙交通情事，修復費用，動輒鉅萬。茲為徹底改進起見，已由工務處擬具娘子關車站改坡，及一六九公里至一八〇公里開濬河道等工事計劃並繪具藍圖，估計費用，備文呈部核示。

2. 自製機車用件——該路管理局以機車汽缸油潤器，吸水器及真空軛射出器等機件，構造複雜，向來購自外洋，計每油潤器，價值一百餘元，每吸水器二百餘元，每真空軛射出器八百餘元，為值未免過昂，殊不經濟，故由該路機廠機段合作，自製數具，試用成績甚佳，亦頗低廉，現已陸續自製，藉挽利權而杜漏卮。

3. 改進帳務——該路管理局，近以遵奉鐵部須修正編製專章，實行改組，原有車務處檢查股改為檢查課，劃歸會計處管轄，惟該課一切帳務，仍沿舊制，為便鐵路會計統一起見，特派主任閔晚桑，股員吳聲揚、李進等三員，分赴各路參觀檢查課，帳務，俾資借鏡，而圖改進。

4. 規定廣告牌租費辦法——該路以各煙草公司在該路沿線範圍以內豎立廣告牌，及牆上黏貼廣告宣傳品，其租費之規定，向無標準，有訂立合同者，有未訂立合同者，

辦法分歧，亟應改進，以謀一致。茲已由會計處擬就廣告牌合同條文呈局核准，並由車務處飭段查明沿線各商廣告及牆上廣告地點，數目，尺寸大小，以爲訂立合同根據，該局昨又分函各烟商，派員攜帶正式印章到局，從新簽訂廣告牌合同。

5. 興修蚌正路——計劃開築之蚌正鐵路，測量業已完竣，現以淮南鐵路礮合段（洛河至合肥）已經完成通車，此路之興築，不容再緩，近特派津浦路工程師前往視察，前日已經返京報告，擬先築至洛河，秋間決可開工，需費約五十萬元。

6. 營業進款——該路本年第一季營業進款，實數爲一百八十六萬零五百十三元六角四分，較上年同期增加十四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元三角二分。

壬，鐵部對路政興革之重要政令

1. 核減各路客票票價——查基本運價之高低，對於鐵路業務影響甚大，華北各路除北甯及膠濟外，他如津浦、平漢、平綏、隴海、正太等路，其基本票價，大部在一分七厘以上，旅客負擔甚重，在鐵路當局亦以票價太高，而就鐵路對於社會服務之責任，我國經濟狀況，及招徠旅客

方面觀之，實有減低之必要。故鐵部對此問題，考慮已久，決定將國有各路之客票票價，以一分五厘爲標準，通令各路遵照核減。

2. 訂定火車駛計時條例——鐵部鑒於國內各鐵路車輛行駛，往往於規定時間不能到達車站，以致誤時數小時之久，對於業務，不無有所損失，且使旅客亦失信仰，追究其原，不外行車時刻未能縝密計算，茲爲糾正未來行車誤時事件發生，及增進旅客信仰起見，特擬定火車行駛計時條例，分令遵行。（一）機務處所派隨車人員，應在各列客車內與車長共同查核，行車時刻所記載之時刻報告，應由雙方共同簽字。（二）列車出發時，站長車長機務隨車人員及司機，均應將所備之時表，互相對準。（三）車長及隨車人員，應在車長車內將列車延誤分數及情形，各在車長報告內詳細登記，其有關車務方面者，由車長分別抄呈，有關機務方面者，由機務隨車人員，於列車到達時，立即報告該管之機務工程司，並呈繳記事報告。（四）列車經過不停車站，其時刻應以站長與車長當面經過時爲標準，停靠車站，以列車長顯示開車信號後，而機車尚未開動，則以後延誤時刻，應由車長敘明緣由，列入記事報告內，以符

實際。(五)各車站站長，應遵照歷屆所頒布辦法，每日校對時鐘。(六)各車務段長，應隨時查對各站時鐘，及車長時表，務使車站及車長所報告時刻，絕對一致。(七)各站站長，應將車站對於客列車延誤分數及緣由，呈報主管車務段長。(八)各車站如有延誤情事，該管車務段長，應迅即審核情形，分別予以處分或免究，並呈報車務處長，或呈請核奪。各機務段工程司，亦應審核情形，立刻報告機務處，並附呈隨車人員之記事報告，以憑核辦。(九)各車務段長及各機務段工程司，接到主管抄單或函件，關於查詢列車延誤情形時，應立即遵辦具報。

3. 聯運行李及購買臥舖之改善——該部為謀旅客便利與幸福起見，通令各路對於聯運行李，應在該聯運旅客所乘列車裝運。旅客購票床位票與否，應聽旅客自便，此後各路旅客列車，如無頭二等散座之設備者，將斟酌需要情形，騰留一二間臥房，以便短途旅客乘坐，並不強令旅客購買臥舖票。

4. 建築各路倉庫——該部以各路亟須建築倉庫，特擬具貨物倉庫十年設計計劃，決先在京滬津浦兩路着手，由業務司研究結果，決定分兩種建築，(一)普通保管，即倉

庫得由鐵路負責保管，略取保管費，使生產者得待價而售，亦可抵押，俾資周轉。(二)運輸保管，以備儲藏到站而未由貨商領取之貨物，由鐵路發給單據，貨主得隨時經營押款，不另收保管費。

結尾

各路發展情形，尚不止此，餘如浙贛路之完成，粵漢株韶段之興築，川漢路之測量，閩贛路之勘查，京粵路之展修，淮南、漳廈、玉萍等路之建築，均為我國路政重大進步之明證，惟以篇幅所限，未能畢舉，容待另文敘述可也。

浦鎮素描

落亞

浦鎮是江浦縣屬東南一個小鎮。原先本地人都稱為金湯門。在津浦鐵路未建築以前，這地方是一個荒村，是一個野店，除掉零落地幾椽茅屋，羊腸似的小道之外，遍地都生着蘆荻和雜草。是無人注意的一個小角落。

現在可不同了。平坦的馬路也有幾條，高矮的洋樓，到處可以看見，假若走到山頂或高樓上向上一看，那魚鱗也似的灰色瓦屋，整齊地排列在你的眼前。若是靠近三餐

的時候，這時萬家炊烟，迷濛地好似早晨的大霧，工廠汽笛一響，一陣一陣的人都向廠門口攢動。

走到街坊馬路的兩旁，商店林立，各店的門口，也張掛着各式各樣的旗幟，隨風飄蕩，招引顧客，無線電播送着迷人的音樂，直向你心靈中敲動；在晚間馬路上雖無霓虹燈的光彩，但是那白亮如銀的電燈光，照耀着也同白晝一樣，這時就看見一陣一陣閒散的工人，來往的徘徊。呵！一切的一切，都具有着都市的雛形，都帶了洋化的色彩。

雖然世界都鬧着不景氣，各大都市都現着衰老和崩潰，然而浦鎮却是一個例外，牠正年青，牠正一天一天向着繁榮的路上邁進呢。這完全是經濟的組織不同。

浦鎮能有今日之繁榮，能成首都一個重鎮，這當然是浦鎮鐵路的賜與，津浦路南段機廠就設在此地。僅就這一廠的人數說：「就有八九百人，還有工務分段的員工，也有三四百人之多，其餘如機務處、電務段、工會、護路隊、警察所、醫院、扶輪小學和職工學校等等機關員工的數目，也有四五百人以上，假若連同寄養於鐵路的那些小販和苦力，那數目更是可觀。以幾方里的小鎮，居住這些人，所以物價的高貴，並不亞於南京。」

因為居民大多數是在鐵路上工作的，職務比較穩固，生活也比較安定；雖然一般工人的工資並不算高，若加上每年的紅利，年功加俸加工等項的收入，大致也可以維持了。以目前全世界鬧着失業的恐慌中，他們能夠維持最低的生活；總算是運幸了。年來津浦路路務改革，營業日漸發達，因之每月月底之前一日，工資時按時的發下。因為有這樣經濟的背景，所以市面永遠是繁盛的活動的。我們雖有時看到三三五五沿門求食的乞丐；可是多數從外地的人，在居住浦鎮的人心目中，他們（乞丐）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應該餓死的，與自己毫無關係。

最近傳說津浦路局將由浦鎮造一支路直通謝家店國營硫酸廠，運輸貨物，又聞浦鎮至浦口要駐紮五萬至十萬的重兵，以衛首都，照這樣看來，浦鎮將來的發達，直不可限量呢。

妥協

修郇英

蓮子姑娘的脾氣，越發來得壞了。不論是見着子誰，她本能地忽然將眼皮錯綜着放下，把嘴唇使勁一撇，十分不屑似地走開。最近由爸爸口中販來了城市姑娘裝束的樣

式，和見那十幾張西洋女人典型的畫片，蓮子知道有剪髮這麼回事，便也逼着媽媽，剪了頭髮，披散得刻海似地，越發比拖着烏黑的長辮子嫵媚得多了。

說起來，蓮子真是鄉下第一流漂亮姑娘。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尖削的肩膀，襯着花格子洋布短衫，總是那麼乾淨俐落，倘然輕曼一笑，那不定多撩人哪！可是她總不笑，每天哭喪着臉，並非憂慮什麼，祇是發怒——無端地發怒——。當媽媽喊：「蓮子，把套間裏好生給我收拾收拾。」或是嫂嫂說：「好蓮姑娘，把秀兒抱去玩一會。」的時候，她會立刻放下眼皮，摔開門簾就走出去。若十分躲不過了，她便摔摔砸砸，或是使勁捏秀兒一把，秀兒哭了，牠卻說：「嫂嫂，你不教我抱着也罷了，回頭該說我折騰你的孩子。」

在「村長爸爸」庇護之下，蓮子姑娘的這種行為，別人看來，恰像極應該似地。

x x x x

當山花開遍了的薄暮，太陽伏在西山之巔，山間岫煙徐起，却被夕陽照映得鼻鼻地連河山影一齊射到溪水中，黃鶯的歌唱，緊緊地扣到天邊，一聲聲呼喚着黃昏的來到

意這情景將無盡止地勾引着生物的依戀，但有時間，誰不多享受這樣地清幽呢？在晚飯後，蓮子徒然感覺了孤寂的苦悶，她想拿住誰的錯兒，尋個開心，但始終找不出什麼藉口，自己生一會氣，向坑上拾了灑花手絹，開了套匣，取出粉紅色的梳子卡在頭髮上，便不屑一切地緩緩走出村口，不及欣賞這旖旎地風光，就呆呆地斜倚着一株樹發發了。

這溫和的節季，村外照例是熱鬧的。老年人都悠閒地坐在土墩上抽旱煙，緩緩地議論着麥秋收成。孩子們都脫光了身子，僅在腰間繫了一條圍裙，三三五五地站在溪岸打水飄，樹林外却圍了許多孩子們跳房子。他們玩得很不起勁，都想：怎麼換個花樣才好，可是誰也不提議，在該不着自己班的孩子，只頓把眼睛向着別處亂看。不說而合地許多的眼光都遠遠地投到蓮子身上。蓮子的倩影，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是高尙和尊貴的。看過了蓮子的眼睛，甚至馬上不敢再看自己；蓮子姑娘，是你們所衷心欣佩的。

「嘿！」小桂說：「瞧那不是蓮子，咱們叫她來玩會。」說着一直跑去，再掉過頭來切實聲明：「若叫來蓮子，我可和牠抱一夥兒啊。」

這裏遊戲停頓了，大家紛紛估計蓮子的粉色梳子以及灑花長絹的價目

「那是什麼好東西，也值得你也講我也講的！」人叢中鑽出來三齡子，挺起胸脯：「我就瞧不起蓮子的浪樣兒，仗着她爸爸村長，就趁勢美起來了，扭扭捏捏，拿腔作勢的，我真想揍她一頓。」

大家掩了耳朵，一面推着她：

「三齡子！你不是想作死？拿草桿戳老虎鼻子眼兒。」

那邊小桂同着蓮子來了，孩子們都迎上去，蓮子的臉上微微露着笑容，神氣却是不屑地：

「誰希罕和我們跳這個呢。」嘴裏雖如此說着，一面卻開始跳起來。

旁觀者集攏得更多了。

「蓮子贏哪！」四週齊喊喝彩。

「小星星，一點明，蓮子跳得真不行；小蓮子，真叫壞，一邊跳來一邊賴。」三齡子騎在樹枝上拍着手兒唱。

蓮子仰起頭來看看，罵道：「小挨刀的：人家玩礙得着你嗎？」

「這麼着，小蓮子，」三齡子一個跟斗從上翻下來，拍着胸脯說：「咱們重新跳，你若能贏了二太爺，明天三太爺做了皇帝，就封你當娘娘。」

蓮子氣得瞪了眼：

「不和你跳便怎樣？小該死的，你也欺負人！我告訴爸爸去！」蓮子轉身要走，一面掏出手絹哭了。

三齡子深知這一告訴是要吃虧的，趕忙三步兩步搶到蓮子的前面攔阻，把兩臂一伸。說：

「那裏去！」

「你管得着嗎？天打雷劈的！」

「咱家正管。」三齡子伸手拉住蓮子的胳膊。

蓮子叫起來，用力摔開手跑了，却把粉色梳子甩在地上。三齡子不再去攔，拾了梳子自去，且不敢回家，沿着小溪直到南面的獨木橋上，騎着歇了。

x x x x

晚霞飛舞得疲倦，一片片相牽引退得無影不蹤，殘陽在山頂斜抹了一點昏黃，大地完全呈現了灰褐。蓮子踏着熒熒地孤影，向着歸路走去。她把凝淚的眼睛，向着四下一看，茫茫然一片朦朧，心頭突然感覺無聊難受，她不向

前走了，呆呆地憑着一株樹幹凝思。

實際的，從來她所造成自己的生活，是沒有一點溫柔，她一直放棄她的童年在經常的發怒裏。現在的蓮子，突然倦厭她在盛怒下所造成的特殊階級，她懼怕了孤獨的淒清，不願繼續地躲在套間裏生氣，或是再跑到人羣中發怒罵人。她並不想改過自新。因為蓮子心目中的自己，是沒有「過」的，所謂「改」也不過是適應此後生活的方針而已；她相信她以前的行為是沒有什麼不對的。現在呢：蓮子需要找個伴侶，好好地在一起玩着，她想起了三齡子，想起三齡子的海軍帽和藍條子背心，想起三齡子健全的體格和氣魄，想起熱裏先生稱讚三齡子如何有出息，想起將才三齡子說的皇帝娘娘……，她笑了，這是多不輕易地呀！

天色漸漸黑下來，她的情影投在地下，被樹幹截得不是很勻種，蓮子的心神不甯了。下意識地拿起手絹在手指上繞了幾繞，忽然聯想到她的梳子，向頭上一摸，沒有了！張惶地四下巡視，都無一點影響。轉身間，看見了小桂，忙問：「你看見我的梳子了沒有？」

「梳子是三齡子拾去了。」

蓮子的心怦然一動：

「三齡子回家了啊？」

「那小孩該死的在橋上坐着呢。」

蓮子抱着顫動的心，一逕向南跑去。遠遠地看見了三齡子坐在橋上發呆，便放鬆了脚步，悄悄地拾起一塊石頭，湊近橋邊，把石頭向水裏一擲，嘩的一聲，波紋驚起。

「誰？」三齡子忙向。

蓮子嫵媚地笑了：

「好三齡子你看見我的梳子沒有？」

「沒有。」

「真的，你給我，我把爸爸新買的畫片送你一張。」

「我也不希罕那個，你將才倒告我去。」

「誰告你了？原是嚇着你玩的，你倒是看見了沒有？」

真……蓮子有聲音有些悽楚。

三齡子正疑惑蓮子如何這般好講話起來了？又見蓮子要哭，忙說：

「我倒是拾了一個，但不是你的。」

「我的是粉色的，你拿給我看看。」

三齡子湊近蓮子耳邊說道：「梳子還你，不許再告訴

你爹去。」說着從懷裏取出，卡在蓮子頭髮上。

蓮子沒有走，鋪下手絹，讓三齡子坐下，自己蹲在一邊，默默地，漸漸感覺彼此間是很陌生，都想着尋出什麼話來維持這個場面。

「你快畢業了吧？」蓮子問，似很關切地。

「明年暑期就畢業，我爹還說是送我到城裏上中學呢。」

「念書挺好不是？」

「真好極了，你可以隨便看一些什麼，昨天我還看了一個故事，真好聽哩，咱們坐一塊兒，我講給你。」他拉了蓮子緊緊地靠在一起，蓮子羞澀地望着三齡子，嬌聲的說：

「可給我講好聽的呀！」

「是了。」三齡子打起精神說：「在世界儘東儘西的地方，有一個海，海的兩岸上，住着一個漁翁。這漁翁很窮，連米都沒得吃，因為他祇會打漁，所以每天他就吃魚活着，不想忽然有許多人在東海岸上，設了一個漁廠，花錢把海給包了，不許漁翁再去打漁，漁翁餓了兩天，實在忍不住了，就在五更天——看守人打瞌睡的時候——偷偷

弄點子魚蝦，回來煮熟吃了。這樣好幾天，在一個五更天裏，他又偷偷摸摸去捕魚，不想被一個看守人揪見了，便喊起來，要拿他去罰辦，許多人集攏來，都說：「這老頭子也怪可憐的，一天就是捉個三條五條魚，在咱們還算了什麼呢，況且人家又是先來的。讓他捉去就得啦。」大家都依了，偏有一個人不幹。這個人長得挺好看，就是利害非常，行不動的就生氣，藉着一個因由，就隨便把他的同伴罵一頓，誰都不敢還口，因為他是廠主人的兒子，好就好就去告訴他的父親，別人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可別編排我。」蓮子笑着，輕輕地打了三齡子一下。

「蓮子——，蓮子——，」蓮子的媽叫她呢。

他門趕緊站起來，三齡子替她拾了手絹。

「我媽叫我睡覺呢！明兒早晨你在這裏等着，我給你送畫片來。」

他們很依戀地分別了。

晚鴉一陣叫噪，衝破了頃刻間的好夢，夜景是嚴肅的，黃昏早下了幕，人們是更鍾情於清晨的旖旎風光。

劫後

劉養吾

人們顫抖着跑到屋裏。捕滅了燈，緊閉上門，捏住愛哭的孩子嘴；一個孩子鑽到爸爸的褲襠裏，保持着威嚴的靜肅。

不知趣的月光躍進窗去，使人們心裏不安，補一個老太婆詛咒着推出來。屋裏捉成強調的黑暗。

村街上只留下牆角，樹蔭，馬糞堆，大石頭；與疎瀉的月色，春天的寒夜。

「蹦蹦！」

一陣槍聲震散到每個恐怖者的心尖上。

恐怖的時間，迂緩的流過一個時間以後，一聲慘叫的口哨呼號，推倒了驚慌者的靈魂。

禿子的盛火攻到頭門了。想衝出屋門去，被成大娘一把抓住。

「傻小子！咱不出去，看槍子喪了命啊！」成大娘着急了。

禿子馬上打了一怦，憶憶着一個槍子由他耳輪掠過，肌肉泛起瘰癧。好奇的火熾又平息下去了。

「阿呀，又是一陣槍聲，一個口哨的叫號。擲出一陣恐怖

的靜肅。心在縮成一團。

成大娘，着意的在黑暗中拖住禿子的衣角，怕他跑出去招謠。靜聽着第二個恐怖者的音響傳來，以作判斷。

「救人呀……救人……」一個婦人變了常聲的叫喊。像鬼號。

人們的心絃震斷了。

爺們……小……五……可……活……不了啦！」仍是那尖厲的鬼號。尾聲是粗壯的哭了。

禿子，由震慄反生的好奇的慾火；與憤激的勇氣，再也按捺不住了。想一步躍出去。

「媽的，——喪！」禿子忘了門在關着，一頭撞出發生一個交響，門板慷慨的賜給他額角上一個肉疙瘩。這其平常時認為很不幸的霉氣。但，在這時候他可顧不得。恍恍腦袋一股氣拉開門，隨手抄起一柄鐵匙闖出去。成大娘，喚回兒子的責罵的聲音一直尾追到門邊。

成大娘，一眼瞥到外面的黑幕，像潛伏着千百個嚇死入了的鬼魔，趕快縮回頭去關上門，並且拾一顆大個乾榆皮抵住。放大胆，高聲的喊個「該死的東西！」然而又覺

得心裏不平穩，慌張的跑到院裏看看天，覺得不好，會有槍子從天空落到頭頂上。又跑到門洞裏，她又怕：「要有

人從房上下了院子可怎麼辦？」「啊！」像想起什麼事來，兩手輕合了一下，臉上泛起覺悟的微笑，「有屋子怎不去，有屋子怎……」喃喃的念着跑到屋裏，爬上炕，假到黑黝的牆角裏，「！」又突然想起什麼，很快的爬下炕來，關上屏門，會心的用手的知覺，檢查了一回，是切實的門好了，再爬上炕，假到牆角，並且不時的，由鑲窗櫺上，一塊燒餅大的玻璃裏向外張顧。

一陣犬吠，一陣鼓噪的呼號；成大娘的心靈，由驚嚇而被驚嚇按住了。

「誰若不下房，是武大郎的兒子！」代着嘲笑的鼓勵，人們並且都認真起來。

全村的人們騷動了。

「有錢的別出來，小心自己的老婆被人背去呀！」禿子像瘋了似的在狂喊，存意在諷刺一個人，又自持着什麼不怕。可是，南房上的四老爺，心裏不得勁。因為四爺向來說：「各掃門前雪」的。要同他們一起下房，第一怕得罪了票匪，與自己來為難。第二怕自己受損傷。所以無

論怎樣嘲罵，四老爺是不變老主意的。

禿子先跑到莊南水泡子邊上住的，「鬼叫」的婦人那去。

「那去啦」禿子簡單而用力的發出這問句。在黑影中雖是辨不清他面目的輪廓，也可知道他圓睜着充滿怒火的眼，在急待回答。並有能即挽回事變的野心。

五的媽，——「鬼叫」的婦人——像發狂似的軟灘到地上；手緊拍着地，一掌連一掌的，似有意一掌擊烈地球。嘴裏一聲響一聲的：「五啊！五啊五啊！」發很的喊着，掌緊拍着地。

禿子，不奈煩了，腳蹣着地「碰」的聲：

「說呀！那去啦！真……」

「南去……了……了……哇……五……啊……！」幾個字平均的拉長了，用手一指哭起來了。用婦人最慣用的哭調。

「追呀！」

禿子回頭瞅了一眼後到的人們，抗着鐵揪先向南跑上去。

「追」第一個有力的反響，接連着幾個不齊一的「追」字由後到的人羣裏，連續的叫出來。於是人們尾隨着禿

子的後影追下去。爭先的像賽跑一樣。

比新芽稍肥了些的殘月，已落到黑幕的西國去了；天空佈滿了黑雲，降到地上一層黑影。

揣着勇氣洶洶的人們，所沿追的道路，是由白晝收斂來的印象，是那麽穩熟而清楚；一道溝，一個土堤，墓地，邱塚，在他們腦子裏比什麼都小心的回憶着。

秃子慌張的可忘了，彼一道小溝騙了個仰面朝天。這不幸一點也未減殺了他的勇氣，爬起來很命的踢了小溝沿一脚，仍向前跑去。——可是他忘了怪脚母指疼的了。

老年人，與肺病患者，和狡猾的青年人，早已氣喘着歇倒路旁了。老太，每遇着緊張的事就一點也沉不着氣，他提着個大藥葫蘆，托着枝火槍，出村先響了一槍，顯示了威風。不遠又放了一槍，只跑了一里的路程，已放過五槍了，待藥葫蘆發空響來時，便駁馬而迴，秃子及自恃壯力的年輕的，可仍希圖追上他的敵人。

一個三叉路口，給自任先鋒的秃子一個不可決斷的難題：「南去？西南去……？」發怔的想急於捉着個高明的處治。

「瞎捉捉兔子，捕了個空。」後到王林哥，吁了口氣

；說着這樣打趣的新鮮話。王林哥無論什麼時候他是愛開玩笑的；他那一副滑稽的面孔，孩子們都很喜歡他。

「別追了，瞎噲啊！」最後趕到的說。

秃子真有點瀉勁，「媽的，回去回去吧。」

秃子一轉頭，於是人們再無有反對的了。像求仙未遇的老僧，回歸故寺一樣的放慢脚步，拖着大棍，鐵匙，回到恐怖之餘威未散淨的村裏。

秃子一氣跑到家，用粗大的拳頭，捶了幾下門板，以報迎頭一擊之仇，籍消點積恨。

人們都輪到炕上，一面消散着疲憊，一面與老婆孩子們，談着意外的發生及經過；一直將話帶到睡夢裏去。

平靜的莊上，再也想不到，於黃昏告述人們，掃掃馬糞，飲飲母牛，上好門板。晚餐過了，再走出來聚在一起，互相談着一天所得的奇異的新聞；並有因一件事，執拗的拌着嘴的時候；於莊子西頭叢樹林後，轉出十多個幽莽的天漢來，人們聰明的靈感，覺得不妙，一哄而散。

「二叔，二叔！」王林哥緊急的喚聲。

正在與老太談天的二叔，一眼瞥見幾條可疑的大漢，就知道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敏捷而不猶豫的跨進門去，

上了門板。老太也顧不得質問底細，抱起小女孩，拉了女人一把鑽進門去，門了大門。恐怖埋在心裏，等待着與死路回來的大禍，來細縛他們的靈魂。

雄勃勃的大漢們，越過禿子的門前，老秦的門前，到了二叔的門前，猖狂的拋了一個磚塊，二叔的門板「當」的響了一聲，二叔的心弦也響了一聲。大漢，跨過很多的屋角和門檐，直奔郝五的牆根去。

這個票夠多容易綁！只有十六歲的郝五，與十一歲的妹妹兩口，再加上五的媽湊三口，只要跳下院去，用槍口嚇住他們，不使他們張聲，就能像縛一隻棉羊般的架走。一個勒續令，他就得以二十畝的實價來與人錢交換；即時可作個賣人肉的店主。同時鏗鏘的金元聲到手了。這樣至少全家可延續幾天生命。保衛團的槍口，法官的面目，枷瑣，牢獄，死刑場上的號令，這一切都未顧慮到；只是想到張着口等待下米的鍋，及探到酒缸堰上的嘴巴嗅到酒香。

智力過人的大漢們，知道村上有個闊人張四爺，是有手槍及三七式騎槍的；拿着一枝勃郎寧及腰刀火槍的大漢們，決不是四爺的勁敵。但是照顧旁人的話，四爺不會來與平空結仇的。所以容易簡單的將郝五架走了。並且還

拋下一個通知書。

翌晨，人們從死般的夜裏爬出來；自然帶着懷疑，驚惜的詢問態度，聚攏到郝五的門前。王林哥突然發見一張紅紙條，上面落着不純熟的字跡：

七日後小張莊北，破瓦窰內接洽，香火為記。

人們都明白了，持着老於世故的態度，熱心的替五的媽分神計議，以應付這鮮明的事件。楊村董，先派人去保衛團報告；二叔慷慨的去向高利貸的債主借錢。籌備進行着。

五的媽，可想不到一點事來。只是繞着村南的松林，瘋狂似的喊「五」眼並不流淚，倒是一張哭的臉。

人們仍在聚到一起，混攪着，反復的敘述着前夜所得的驚恐的印象。

「來啦！」王林哥嚷。

人們順着王林哥的手指，視線一齊移到，村外幾輛自行車上駝着的，黃色圍丁身上去。

「呀！」二叔，由鼻孔發出個短而有力的，藐視的鼻音。老太也咧了一下恥笑人的嘴唇。人們無語的讓開一條道，自行車由中穿過，直到郝五的門前，滾下車來；像等

候招待貴客，擺着驕傲自尊的神氣。

「楊村董呢？」隊長一副傲慢佻怒的神氣，使楊村董怪害怕的。

楊村董，數日就很認真的斂特捐，繳穀草，和服從上官；這回事當然小心了。兩手扶正了瓜皮小帽，蹣蹣夾袍上的衣襟，由郝五的院裏笑着走出來。

「多辛苦了，隊長！」楊村董，隨着一個有禮貌的弓腰，眼角堆起幾條淺笑的皺紋，小黃鬍子隨着向上一提。恭敬的閃到一旁，意在請隊長裏面坐。

隊長，毫不介意這個，反昂起一副玳瑁邊的眼鏡，看看屋脊，看看門樓，一道又溜到牆角及門前的大槐樹稍，正是機警的在搜尋什麼。——這是隊長的公事，應做的形勢。

五的媽像宣了死刑的犯婦，闖出獄來一樣，瘋狂的跪倒隊長的大烏皮靴之前哀告，乞憐：「老爺啊！……救命吧！……俺墳上只這一棵獨根草……死了……可……斷了烟火啦！……老爺！」死人色的臉，蓬散的亂髮，被風吹去，真像鬼。

隊長，正忙着辦公事哩，那有時間去安慰她。倒退了

兩步，反轉到房後身去巡禮；看看樹上掛着的破風箏，數數牆上的磚，像得着什麼證據，點點頭慢慢的踱進屋去。楊村董小心的尾隨着。

看呆了的人們，誰也猜不透，隊長是幹的什麼神祕的工作，好奇的人們也跟着擠進去。五的媽可仍跪在平地上，閉着眼，發狂的喊着：「老爺！老爺……救……！」臥在土堤上的一羣圍丁，早發出一陣刺耳的嗤笑。成大娘的同情淚早就滴下來了；看着怪可憐的，趕忙扶起五的媽，一哭也不濟事，哭也不濟事——可是成大娘的眼淚流的更多了。將五的媽一氣拉扯到她家勸慰去了。

楊村董，獻殷勤的遞一枝大聯珠的香煙，隨手擦着火舉到隊長嘴前，隊長不客氣的吸着，悠揚的吐出一個烟圈。在尋什麼破綻了。

「事情什麼時候發生的？」隊長一個待答的眼光，直逼到楊村董眼珠子上。

「天一黑——一黑天。」楊村董後退了兩步，微曲着身軀，不敢正視；照列小鬍子向上一提。

「怎麼？」隊長像鬼似的跳起來，手一拍棹子，茶盤裏的水頓時起了個波浪。「蔑視人嗎？為什麼不早去報告

！保衛團管什麼的——知道不？」

這一下，楊村董像裝到罐裏一樣。

「喝血的呀！——廢物！」窗外窺看的禿子，應着隊長的尾聲，低而有力的接上一句；意在恨村董不能應對。唾了口地走出去。

二叔在外面聽着有些不妙；靈機一轉，像捉住個高明的策略似的。擠進門去，望望隊長猙獰的面孔；拾起茶壺來斟上一盃，捧到隊長面前，獻個進見之禮。

「隊長息怒，事情好辦。」因為二叔很了解隊長的用意；所以這樣說着，看看隊長的氣色，雖然仍在未諫他，確乎不像先前那樣可怕了。

「不可更改的，有一定的處罰！」隊長吃了二叔這劑開門藥，覺得有機可乘。吸了口烟：「按法章一百八十條第九款二則，應罰金八十三元零三角。」隊長隨便一來，自己也覺得過點火——怪不得動的。

這個宣佈，可把人們唬呆了。

楊村董蓄舌尖，又被掛在牙外面；小黃鬍子緊向上提。

門神爺，無故的遭了二叔一口唾沫——走出去。

隊長倒沉到無底深淵去。

「小鬼來了！」老太隨着二叔由院裏曬出來。真有點氣。

「誰是閻王？」禿子想湊個趣。

「土匪呀？」老太尖薄的嘲罵着。

「媽的，小偷嗎？」

王林哥，由院裏喊着走出來。歪着脖子，譏諷的眼，向橫臥在土堤上的一羣團丁一掃。

「什麼？」禿子佯裝着糜聽清。

「……………」

無有回答。消沉了一時。

一個酒糟鼻子的團丁，由院裏東斜西顧的走出來。

「眼鏡，眼鏡，眼鏡。」王林哥眼標示着酒糟鼻子的團丁，故意的曬；手可不敢直指。

酒糟鼻子的團丁，被人發覺了虧良病，臉愈紅了。一賭氣將袖裏藏着的眼鏡盒，拋到王林哥腳前去。禿子曬了一聲「剔骨頭的來了！」同時蹲在牆根的人羣裏，發出一陣破牛皮鼓似的哄笑。

酒糟鼻子的團丁，遭了一場侮辱；由羞變成怒的，捕

向王林哥來。揪着王林哥的衣襟，拍！就是個熱烘的嘴把。

「爲什麼偷東西還打人！」

王林哥，摸着嘴巴，跳到一旁

「野種……」那個說着又趕上來。

劈！劈！——兩個耳光。

王林哥，腮巴子發着麻。照樣的個報酬，酒槽鼻子的羞腮上，也貼上林哥的手掌

土堤上的團丁，聽了好些代侮辱成分的刻薄話，早就發作；見酒槽鼻子打王林哥，就暗消了些恨；誰知道王林哥竟敢還手，更氣煞了。

「反了，反了！——竟敢打軍人？」

跳過幾個團丁，咆哮着想打王林哥。

「衆位息怒，他是渾小子，……」二叔慌張的攔住幾個團丁。

「去你媽的！」一個團丁猛力一推，二叔跌開去三四步——栽倒。

「好！老命不要了……」二叔急了，爬起來，撞上去。一個團丁被他撞倒。

「羣打嗎？狗養的！」幾個團丁按倒就打。

「他奶奶的，誰也不是怕你們——來！」老太向村裏

人們一招手：「誰要不助拳是我的兒子！」

「打死一個我先償命去！」秃子說着，照準一個團丁的後腦，來了一拳。

早已鼓着滿肚子怒氣的人們，一聲呼哨，吶喊着包圍了團丁。

隊長，跑出來向天空放了幾槍；可是誰也沒懈勁。

拳，腳，巴掌，唾沫，扭拖，摔跤，流血；青腫，斷骨，出奇的叫罵肉肉交響樂，並且還有說：「我是老太的爸爸了！」

人們的血在倒流，在沸騰。鼻孔的氣喘，眼珠的怒火，牙齒的交錯；這一切都能將他們息下去的火燄，燃着了。

人們的心，這時像些猙獰的怪獸，遇到鬼魔也能將牠吞食，遇到高山也能將它撞倒。

困禁得灰百色的靈魂，跳躍了。

如此人間！

丹橋

過年是多麼吉祥的名詞，大門上貼着桃紅色的門聯，孩子們穿上新的衣服，牛肉，羊肉，豬肉，生的熟的，燉的、熏的，堆滿了廚房，饅頭飽子，餃子，一籠一籠的，吃的，喝的……是夠十幾天的用度，姐姐妹妹們找在一起，玩玩紙牌；哥哥弟弟們湊在一起，酌幾杯。

村裏來來往往的人，不論布的綢的，都是長袍馬褂，那樣整整齊齊，一羣一羣的過去，有時雙方在路上遇着，都把身子彎下去，口裏嚷「發財！發財！」人人的面上都是那麼一副快樂的喜容。

噼！叭！的爆竹聲不斷的響着，這是中國自古傳下的習風，在這廢舊用新的聲浪中，四平村仍沿舊例，他們不懂什麼叫陽歷年，外國年，毛子年，他們只知道莊稼收在家裏，麥秋種上，空地耙了，靜等着天公的一場瑞雪，在這青黃不接，無事可作的時候，他們借着「年」來休息休息一年來操勞過甚的肉體；熟思苦慮的精神。

四平村的東南角上，有一間矮小的土屋，灰色的門半掩着，去年的舊對聯，模糊尚可辨出一半字跡，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由門外本去，屋裏是黑黝黝的，破磚，破瓦，零亂的惟在院裏，在這個熱鬧的新年之下，更顯着凄

涼，拜年的上墳的，男的，女的，一羣一羣的，從土房旁邊過去。誰也沒理會到，這土屋裏可憐的主人！

事情的發生是在除夕的前夕，看不見太陽，天空中雲不像雲蒸汽不像蒸汽的，結成一種灰色的厚膜，把深藍色的窮蒼遮住，冷風吹着門外枯萎的草根是那麽尖勁，屋後河隄上的乾柳枝，軋軋的似在唱着哀歌，房沿上三五個麻雀也不大高鳴，只斂在了毛羽互相偎併着，

王婆坐在炕沿上，手裏拿着錫錠子，旁邊放着一把竹藤在紡繩子，冬嫂子坐在下邊破板凳上納大鞋底，才足三個月的小猴，睡在媽的懷裏，口含着乳頭，婆媳各人作着自己的工作，暗暗的小屋，充滿沉默的空氣，死神降臨似的。

「噹噹！……！開開！」

喊門的聲音衝破了屋裏沉靜的空氣，王婆慌忙掉下繩錠子，一拐一拐的跑出去開門。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趙三爺，快請進來，大遠的，你老人家何必跑這趟」王婆堆下滿臉笑容，低心下氣的說
趙三爺是四平村首戶，是本村的大紳士，是四平村最受人尊崇的大人物，而且又此四平村的土聖人，因為他知

道孔明姓諸葛。

仗着他的好祖宗做官掬來的錢，可以一筆一筆的放出去，利錢一筆一筆的收進來。這樣窮人是一天窮似一天，趙三爺的錢却一天多似一天，王婆因為小猴他爸的死，六個月前借了趙三爺大洋三十元，每月利息是一元五角，第一個月的還了，還欠五個月的利息。趙三爺却是經濟家，把未還的利息一概算做本錢，所以現在的本錢是三十六元五臘月的利息是一元八角二分五，趙三爺曾經派人催過七八次，都被王婆叔叔，伯伯，老爺，大人的央及着推延過去，今天趙三爺居然親自出馬這事就有點蹊蹺了。

「你這筆錢今天可以還了吧！明天就是三十，還往那推。」趙三爺拿出一個小冊子來翻了幾頁「本三十六元五，利一元八角二分五，共三十八元三角二分五清賬！」

「趙老爺！你行行好事吧！可憐我們兩個受罪的寡婦吧！誰不知道呢明天三十了，照理是應當還的，可是你老要知道，自從小猴他爸死了之後，家裏都沒的吃，不然爲什麼拉下這許多的賬呢，小猴他娘給人家作點零活，我攆點繩子，黑日白日的死幹，將就的吃碗米粥，實在沒有一個錢，你老恩典！恩典！過年之後想法子，無論如何一定

是還的！」

「一次，兩次，三次，……七次，八次還是沒有錢？」

老爺！大老爺！我……錢……實……」

「……」趙三爺沒有言語，可是眼睛死盯着房裏凳子上，低頭做活的冬嫂子。

冬嫂子趕緊把頭回過去，他還是上下的打量，「哦！回頭再說！」匆匆的走了。

王婆回到屋裏，默默的坐在坑沿上，可是冬嫂子淚珠一對一對的落在小猴的臉上，王婆看着一陣心酸，冬哥的影子，一幕一幕的在王婆的意識裏迴旋！

一個暑天的下午綠的稻，綠的樹，綠的桑林，點綴着小河的兩岸，四壁的虫聲奏着夜行曲，流水和着拍節，王婆與冬嫂子坐在河邊上，等待冬哥的歸來。

太陽完全落下去了，片片的白雲仍在空中流動，東南山角上已籠出一個半圓的新月來，田裏的人，唱着山歌一羣一羣的從王婆冬嫂子的目前經過，只是沒有冬哥……

屋裏突然衝進兩個人來「王娘！我們老爺說啦，你們的錢都不要啦！倒有個萬全的方法，可是冬嫂子，得……」

給……」

這突如其來的話，聽到王婆的耳裏，像晴天裏起了個霹靂「你……你們說麼？」老眼眨了眨幾乎流出淚來。可是冬嫂子的淚珠，一對一對的落在小猴的臉上。

「你不要這麼糊塗，這是我們老爺的開恩！別不懂面子！」

「呸！不要臉的東西！借你們的錢還你們錢，青天白日之下，你就要搶人，國家沒有王法，叫你們任意糊塗！你們仗着幾個銅臭，這樣的逼人，搶人害人！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也活夠了！」

「拍！拍！兩個耳光落在前邊那個漢子的臉上。」

「媽！媽！……您……您……」冬嫂子哭的說不出話來，小猴被驚醒了，也哇哇的哭起來！

「好！好！反了！反了！你打人！等着，等着……好！兩個走狗，氣憤憤的走了。」

「啊！媽！」

「天哪！！天哪！！冬兒！！你等一等！！」

「……………」
灰色門半掩着，去年的舊門聯，模糊尚可辨出一半個

字跡，靜悄的沒有一個人影。

「發財！發財！！」人人的面上都是那麼一副快樂的笑容

綿山

我聞

山西境內有一座綿山，那山勢又高又陡，一層一層的峯岡，就彷彿是幾十座翡翠屏風砌成的。徧山種着青翠的樹木，有終年綠的奇松柏，有春天開放淺紫色花的老藤樹，有秋天如胭脂似的朝紅的楓樹，四季都有特別的美景，山澗裏時時發出很清的流水聲，和很急的瀑布聲，好像有人在樹林裏邊，彈古琴撥琵琶似的。山周圍幾十里，是一望沒有邊際的田地，農夫們用茅草黃泥蓋了許多小房子，無憂無慮的耕種度日。

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太陽正站在山頭，金黃色的斜陽，射在山上的茅屋頂上，一絲一縷的炊煙，從屋頂的煙囪上冒出來，被晚風吹得一團一片往上升，漸漸和來往山間的白雲混合起來。還有到四處去尋找食物的鳥兒，一陣一陣從天邊飛起來，農夫們都背着鋤頭，擎着鐮刀，從地裏回家，他們一面走一面唱着歌兒，不知不覺地，已來到綿山脚根了，忽見山脚下那片光潤的大青石上，坐着一

位六十多歲的老婆婆，身上穿着靛青色的粗布衣服，却十分乾淨眉髮都白了，彷彿一個銀絲網罩在頭上，臉色却還光潤看去精神很好，在他身旁站着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穿着衫褂斯斯文文，兩道劍眉，一雙鳳眼，又清又秀。他望着那幾個背鋤頭的農夫來到面前，就搶上一步拱了一拱手道：「諸位老哥們想是這裏住家，我們從這裏過路，我母親有點口渴，請求方便，賜一杯熱水。怎樣？」農夫們齊聲答道：「使得，使得，我們就去拿來！」他們說着都走了，等了一會兒，果然有一個農夫送了一碗開水着，那個男子捧來送給他的老母親喝了，把碗仍交還農夫，道了一聲多謝，就扶起他的老母背在肩上，上了由山，漸漸的隱在樹林後面看不見了。

過了一個多月；那天恰是正午的時候，農夫們吃了飯，都來在大樹蔭下，摘下斗笠，放下鋤頭，在那裏休息忽見前面塵土滾滾，來了一大夥騎馬能人，身上穿着袍褂，上戴着高冠，十分氣派，農夫們見了非常驚慌，都悄悄的議論，正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貴官，弄得他們手腳都沒有地方安放了。正在這個時候，忽見一匹馬上面坐着一個像貌魁偉的武官，奔向他們來，農夫都戰戰兢兢的站了起

來，那武官勒住馬向農夫問道：「你們知道介子推住在那裏？」農夫們聽了這話，都目瞪口呆回答不上來。後來那位訂官又問道：「在一個月以前，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到這裏來，你們知道他住在那裏？」農夫們聽了這話，想了一想，似乎懂得他的意思了，就回答道：「是了，前一個多月，果然有這們兩同人，到這裏來過。」他又用手指着南山那塊大青石接着說道：「他們曾經坐在那裏歇脚可是沒有多大工夫，那個男子，就背了那老婆婆，往綿山去了，山上的地方很大，山谷又深，不知他們往那一處去呢？」那位武官聽了這話，瞪着眼，搓了搓手，便一聲不響的打着馬回去了。農夫們遠，看見一羣人，似乎在量什麼事情似的，過了不大的工夫才那一隊的人馬都奔山裏去了，農夫們望着他們去遠了，遠各自回到地裏去作活。

原來離現在二千多年的列國時代，有一個晉國，那時正是晉獻公在位的時候，晉獻公生了九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名叫重耳的，人最聰明賢德，可是他兄弟九人，人人都想承繼他父親的王位，因此弟兄之間，發生了意見，彼此結下私黨互相排擠。這時公子重耳不敢再住在晉國，就領

帶他的家臣，逃到別國去避難，路上經過許多苦楚。復來到了衛國，衛國的國君，因為怕麻煩，所以吩咐人把城門關了，不讓公子重耳進來。跟隨公子的人們，遇着這樣的事，大家都十分發愁，誰知道又加上一層爲難的事就是公子重耳的錢財糧食，都被他的管庫的人拐着跑了，只賸了幾個赤手空拳的家臣，跟着他前去。他自從五更天走，到太陽升到中天時，還沒吃一點東西，個個都覺體又倦又餓，偏偏所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曠野，沒有一個人家，只得忍着倦餓前去。後來走到一個地方，地名叫作五鹿，他們看見五六個農夫，在麥田畔的土坡子上吃飯呢，他們嗅到那股飯菜香，更感到肚子的空虛。公子重耳就派了他的家臣狐偃去向他們討點東西吃。那一夥農夫，就問他道：「你們是從那裏的？」狐偃答道：「我們是晉國人，從晉國逃難出來，車上坐着內是所們的主人因爲走路匆忙，偶然缺少糧食，從早晨到現在，我們都水米不曾沾唇，請你們行個方便，將多餘的飯菜給我們吃些罷？」農夫們搖頭冷笑道：「瞧你們這些人，好頭好臉的，怎麼弄的連飯都沒有吃呢，到向我們窮苦的農夫要吃呢？我們都是作粗活的人非得吃飽了不能作活，那有多餘的給你們吃呢？」狐偃

見了這樣子，也沒辦法，只得忍氣吞聲的，又向他們道：「就是沒有餘的飯菜，也請給我們一個盛飯的器具罷！」農夫露出輕薄的微笑，從地上檢了一塊黃土，丟給他們道：「這黃土很可以作器具，你們拿去罷！」公子重耳的另個姓魏的家臣性情十分暴躁，聽見農夫這樣戲弄他們，禁不住跳起來大罵道：「你們這些鄉下老，竟敢侮辱我們！」說完跑過去把他們的飯碗奪來丟在地下，摔個粉碎，公子重耳也覺得這些農夫太可氣了。狐偃連忙勸道：「公子不可氣惱，這是個好兆，我們吃飯，都是極容易的事，要想得國是極難的事，現在這些農夫將土送給我們，土地是國家的基礎，這是公子將來得到晉國的吉兆，我們應當謝謝他們。」公子果然走過來向農夫拜了一拜將土拿去，那些農夫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心想這真是一羣傻子，竟拿着黃土當寶貝！

公子重耳和他的家臣，脫了五鹿又走了五十里路，人都餓得實在走不動了，恰好前面有棵大桑樹，枝葉長得密密層層好像一把遮陽的綠傘，大家都在這影下歇了。公子重耳又餓又困，倒在地下，枕着狐偃的腿睡着，其餘的人都勉強爬起來，去採些野菜根，用白水煮了，權且充飢。

，公子重耳吃了一口實在嚥不下去，正在這時候，忽見他的家臣介子推，端了一碗肉湯送給重耳，重耳如同得了珍寶，滿心歡喜，接過來就吃，覺得那滋味異常鮮美，問介子推道：「這個地方是那裏得來的肉呢？」介子推答道：「這是臣的大腿上的肉啊！……臣聽說孝順的子女，有殺了自己的身體，去侍奉他們的父母，忠心的臣子，有殺了他們自己的身體，去侍奉他們君的。因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是人類最高尚的德性，現在公子缺乏食料，所以我不敢愛惜自己的身體，把我腿上的肉割下來給公子吃。」公子重耳聽了這話，感激得流下淚來，握着介子推的手說道：「我是不幸的人，真累你們不淺啊！我將來怎樣才能報答你呢？介子推忙安慰他道：「但願公子早些回到晉國，使晉國的百姓，能享太平的幸福，臣的心就安了，并不敢希望什麼報酬！」

過了不久，公子重耳果然回到了晉國，作了晉國的國君的。那一天上朝，看見百官齊來慶祝，雖是熱鬧高興，但是想起當年逃亡的痛苦，心裏不由得難過，又想虧得那些家臣個個忠心赤膽，百般扶持，才有今日，現在正當大的賞賜他們才對，因此下了一道旨意，凡是有功勞的人

，都要分別着功勞的大小，賞賜他們，並在朝宴會，衆多臣子聽了這個消息，人人眉飛色舞，高興萬分，預備去領賞。其中只有介子推沒有去，因為當年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的時候，那些跟隨他的家臣，平日談話之中，常常自覺功高，應得重賞，介子推見了他們這種樣子，聽了這種話，心裏很覺得不以為然，心想這些人，太不明白什麼是自己的責任了，只知道居功求報，心胸太淺薄了，所以他很看不起他們，等到公子重耳回國以後，他就告病回家了。他的家境十分貧寒，但他並不以為意，每天買些麻線，在家裏織草鞋，賣錢奉養他的老母親。

公子重耳剛剛繼位，事情非常的忙，況且介子推又早告了病假，因此大賞功臣的時候，就把介子推忘了。但是他也怕忙中有遺忘的，因此下了一道旨意道：「凡有有功的人，沒經賞到的，可以自己到朝裏去請賞。」這道旨意就掛在朝門外。

在一天夜裏，介子推侍奉母親吃晚飯，他就坐在院子裏織草鞋子，忽聽見家門口有人叫門，他穿了草鞋，開門一看，正是他的街坊，名叫解張的。他便將他讓到堂屋坐下，並問他的來意。解張說道：「我知道你跟公子重耳

十幾年，很受了許多辛苦，並且還割下你腿上的肉，給晉君充飢，你的功勞真是不小呢！但是這一次大賞功臣，獨沒賞到你，我真替你不平，幸好晉君有旨意准許沒有受賞的功臣去請賞，我今先從街上探聽這個好消息，所以特意來和你報告的。」子推聽了這話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他。這時他的母親正在廚屋整理傢伙，聽了這話，就走出來，對子推道：「孩兒！你跟了公子勞苦了十幾年，並且還割肉救他的飢困，也就勞苦得很了。現在既然有這種機會，你爲什麼不去請賞呢？倘若能得些賞賜，早晚有頓現成飯吃，不強似你似日織鞋子嗎？」子推道：「晉獻公有九位公子，惟公子重耳最賢明，那麼他現在晉國也是應當的，而那些臣子都不明白這個道理，人人爭功，我覺得這件事情太可恥了，我情願一輩子織鞋過日，也不去請賞。」他的老母親聽了這話，又說道：「你就是不去求賞賜，也應當到朝中見見晉君，使他明白你的心迹呵！」子推道：「孩兒既沒心求國君的賞，我又去見他作什麼？」他的老母親見他這樣的忠誠清高，心裏很覺高興，就滿面笑容對子推說道：「你能這樣不貪虛榮，不自己居功，只知道盡自己應盡的責任，你這種人格，才是高尚可貴，我有了這

樣的兒子，真比封侯拜相還要榮耀呢！我當然要幫助你完成你的志願，我們母子，一同躲到深山無人的處去住罷，何必在這裏和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混呢？」子推聽了母親這一番話，高興極了，他說：「孩兒最喜歡錦山的風景，那裏山又高，谷又深，樹木又茂密，景緻又好我們就到那裏去罷！」母子商量妥當，當日收拾了行李就奔錦山去了。

這一天母子二人來到錦山腳下，因爲母親口渴，就在那塊青石上歇下了，後來遇見農夫，要了熱水喝了，就背着奔錦山深處去了。到了山上，天色已經很晚了，便加着四面高山和樹木遮住太陽，望過去一片蒼黑，好不怕人，於是子推就把母親扶下肩來，在一堆乾草上坐下，休息了些時候，月亮才上來了，照得山上的瀑布涓流，發出銀色的光來，繞着碧綠的山岩樹木，真是十分幽雅，子推又扶了母親，在一叢松柏樹下，找到一個山谷，那山谷石頭出出進進，曲曲折折，正像一間天然的屋子，他將乾草鋪在洞裏的一塊大青石上，然後扶他母親睡下，他就來到洞外，檢了許多松柏子給他母親吃。那時正是夏天，山上的果子很多，桃子也已經熟了，在那一叢的綠葉裏露出一個個紅的桃子，又好看，又清香，子推採了許多放在母親面前，

讓母親吃，他自己也飽吃了一頓。由此天天他渴了就喝泉水，餓了就吃松柏實和果子，十分的清閑度日。

子推同着母親離開城市的第三天，他的街坊解張才知道，但是心裏到底因了子推沒有受賞大抱不平，他就作了一首詩貼在朝門外，第二天早晨就有近臣將這首詩撕下來，送到晉君那裏去了。晉君看那上面寫着一首詩，就是說他當日逃亡在外，曾經有一個臣子將自己的晉割上來給他吃，現在他是回國了，作了國君了，個個臣子都已得了賞賜，只有這個割肉的臣子是在野外受苦呢！」

晉君看完這首詩，才想起介子推，心裏自念道：「爲什麼把他忘了呢？當日介子推對於自己實在特別忠誠，現在封賞羣臣獨不賞他，真是太對他不起！」當時派人去叫介子推。那人回來說：「子推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晉君就派人把子推的街坊找來，解張也在其中，晉君對他們問道：「你們知道介子推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們誰能告訴我，就封他爲官！」當時解張就上前回稟道：「子推前五天，同着他的母親到綿山去了。……今天朝門上面那首詩，也不是子推作的，是小人恐怕子推的功勞埋沒了，所以替他作了那首詩。」晉君道：「幸而你寫了那首

詩，不然我幾乎忘記子推的功勞哩！」當時就封解張爲下大夫官，並叫他引路，一同到綿山去找子推。綿山下的農夫那天所遇見的一夥人，正是晉國的公子重耳和他的臣子。

當日晉君向農夫打探子推的消息以後，幾次騎馬奔綿山深處去，到了山裏一眼望過去，只見樹木密密層層，白雲團團片片，聽着水聲鳥語，繞着樹林找了幾天，却沒找到子推的住處，大家心裏都十分焦急，公子重耳有些不耐煩了，他坐在岩石上嘆了一口氣道：「子推何至恨我這麼厲害呢……一定躲着不肯見我……但是我聽人說子推非常孝順他的母親，點起火來，燒這山上的樹木林子，子推若怕傷了他的母親，大約就再不能躲着不見我了。」那些從去的臣子，也都個個找得心發焦，聽見晉君這麼說，齊聲回道：「好極！好極！」於是立刻吩咐軍士在山前後周圍放起火來，火勢迎着風，十分猛烈，燒了三天三夜才息了。但是子推終久沒有出來，後來大家又徧山一找，找到一棵枯柳底下，看見子推和他的老母親互相抱着燒死了。晉君瞧着子推母子骨頭燒得焦黑，不禁一陣心酸，落下淚來，就派人把他們解子埋在綿山。並造了一所廟，賜

了幾十畝地，派人四季奉祭他，並對其他的臣子說道：「像子推這樣的人，才真是施恩不望報的高尚的人，可是我受了他的好處沒有報答他，反將他母子燒死了，我的良心怎麼過得去呢！」

羣臣聽了晉君的話，也都十分難過，大家默默無聲的離開了綿山。那些綿山下的農夫，看見燒了三天三夜的火，正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呢，早晨遇見打柴的張三知道，是為介子推不肯出來受賞，晉君才用這計策逼他出來，那知道到底把他母子二人都燒死了呢！農夫們都長嘆一口氣。後來晉君從那裏走過去的時候，農夫們看見晉君滿面淚痕，羣臣也都無情無緒，他們都不禁放下鋤頭拋了鐮力望着綿山嘆氣，直等到晉國君臣，走得連影子都不見了，他們才慢慢拿起鐮力來工作。

這時綿山上的白雲，依然是一團一片的飛舞着，不過樹木却少了，只見一塊一塊的青石在太陽光裏閃着光，似乎慶賀子推完成了他偉大的志願。

職工教育消息

一、本學期各職工學校校長調動情形：

閘口——張榮春	南京——王有智
吳淞——徐守白	西直門——羅念冰
大同——張建人	歸綏——尙俊奇
包頭——樊毓泗	安源——陳后唐
九江——李之實	天津——袁玉册
唐山——張純熙	古冶——張藝林

二、魏海明、陶紀元、李競輝、陳后唐各校長，努力工作，成績優良，自八月份起，各加新十元。

林為榕、張建人、黃壽南、趙雄武、各校長，努力工作，各記功一次。

徐守白、袁玉册、樊毓泗、李之實各校長，辦學成績欠佳，着予警告。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本會不取不費 日本研究會 對日研究 資料出版 之定期 絕無一期 倉庫一期 凡現種 關已現種 日本出 國十三 事種

- 第一種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第二種 日本國際貿易之分析
- 第三種 日本財政制度
- 第四種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第五種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第六種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第七種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第八種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第九種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第十種 日本之合作運動
- 第十一種 日本陸軍的統帥與編制
- 第十二種 日本財政史要
- 第十三種 日本蠶絲業之統制
- 第十四種 日本之工業
- 第十五種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第十六種 日本之國際貸借關係
- 第十七種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第十八種 日本之農業
- 第十九種 日本銀行制度
- 第二十種 日本之勞工運動
- 第二十一種 日本之地方財政
- 第二十二種 日本之農民運動
- 第二十三種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第二十四種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第二十五種 日本之化學工業
- 第二十六種 日本米穀業之統制
- 第二十七種 日本華僑之概況
- 第二十八種 東北與白俄
- 第二十九種 日本政治之今昔
- 第三十種 日本之水產業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日本研究會 總代售處 上海南京路正司路生活書店

定價 全年五十二册 國幣五元五角 郵費四角 半年二十六册 國幣二元五角 郵費二角

本報投稿簡則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三、投稿文字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譯稿須附寄原稿

六、來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七、來稿如經登載後酌酬金或贈送本報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例

地址	鐵路職工半月刊		
	報	每半月一册	半年十二册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費	三分	角五分
	報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全年廿四册

十、來稿請寄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